# 論語後案

#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 八佾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集解 馬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集注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後案 服子愼左傳注云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魯氏晉語注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與服說符杜氏左傳注从何氏公羊傳注云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宋書樂志傅隆曰八

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隆殺以兩減其二列爾以爲一列又減二人士止四人豈復成樂傳意以杜注爲非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卒逐昭公吳斗南據之以爲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人當作八魯自隱公初用大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吳氏仲叢書以季氏爲平子與馬注異以爲佾必八人與服虔得說者謂國語晉語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越語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韓非子十過秦繆公遺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作二列又楚詞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皆舞列八人之証當以服注爲是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說文䭼食飪也訓誰者雙聲相借玉篇始有熟字今以熟訓食飪䭼訓誰

【集解】馬曰孰誰也

【集注】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

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事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于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illegible] 忍从刃从心取決絶之義決斷以犯義是爲殘忍國語楚語所謂強忍犯義者也經中言小不忍言不忍人之心皆言不棄絶人也義正同

集注存別說與皇疏同

三家者以雍徹

徹釋文作撤云本或作徹雍詩作雝式三案徹當作㣟徹俗字撤俗字見說文段注

集解 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集注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後案 雍詩序以爲禘大祖也鄭君箋以禘大祖爲宗祀文王于明堂論評後又有申序說者謂詩言文武維后而先之以

宣哲惟人與下武所言世有哲王詠意正同此說陳先世之德爲后稷廟及文武廟之正歌亦一義也禮燕居篇云客出以雍是取辟公肅雝之義而節歌之賦詩斷章不必全用其是亦詩之通用者然也鄭云天子宗廟歌雍以徹邪疏引周官樂師小師注以證集注从之皆以意言之耳雍乃禘祭之正歌而徹之歌雍未有明文三家僭妄未必以徹詩歌於徹季明德曰歌徹別有詩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辟从卩从辛从口

注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詩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集注 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

之賜伯禽之祭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發明】包注辟公之義依詩毛傳辟爲諸侯公爲二王後也詩箋辟爲卿士公爲諸侯也奚取之虞詰僭作也義本無取尤慮三家意在欲更改步而竊有取於是還以詰難三家也謝顯道以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智近解或从之朱子於或問已駁之矣三家之堂金吉甫以爲廟堂公廟設於私家由三桓始此桓公之廟堂也上言庭此言堂舞乃堂下之樂歌者在堂上也集注引程子說序成王伯禽之失呂伯恭博議謂用大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故末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其意正同然據馬氏文獻通攷云成王所賜止用禘祭之籩豆樂舞於周公廟明堂位祭統等篇所言非盡無本此說未爲不通也尚書金縢言王郊迎周公洛誥言王拜手稽首於周公知成王之待周公不於臣子之禮公之歿後成王以烝祭配食嘗與不足以尊公於是崇禮以賜之猶之古今祀典人以神貴薦享由此增隆名器不可假於生者而猶可賜於身後成王時知禮者多其有以議定之矣古者學校禮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今孔子用

天子之禮樂後儒以爲宜獨於周公之賜淡非之乎然則孔子謂郊禘非禮者何也曰成王之賜拟以尊周公若夫祀帝於郊配以后稷非禮也魯君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服日月之章亦非禮也此魯禮之末失不以賜周公爲病無成王之重賜而後世豈遂無僭侈之弊爾夫冢宰之既上行私豈皆由於開國之模士君子論古不可據一說以自惑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解 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集注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後案 太平御覽引此連上章皇疏云此亦爲季氏而發集注引李說正同式三謂此所謂不仁上章之所謂忍也有不忍

犯義之心者乃可以行仁權臣僭越忠君親上之誠忍自絕之罔上行私之事忍爲之何以用禮樂乎如何雖辭參見里仁篇集註游說指心爲仁又程子言仁者天下之正理朱子謂指是泛說如言義者天下之正理亦無不可朱子謂學者說仁說義不可作儱侗語見答石子重書又見晚年正山講義

## 林放問禮之本

【經】鄭曰林放魯人

【集注】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後案】林放孔子弟子字子邱見闕里文獻攷畢氏關中金石記本禮中之本也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禮中有本也注以本爲本體語錄以本指禮之初已自異矣近或以禮專指儀文言遂于禮外求本尤謬

子曰大哉問

集注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見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从哭亾會意戚从戉

集解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于和易不如哀戚

集注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如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

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參證】廣雅與如也王氏疏證曰凡經言與其者皆如其也易釋文引鄭君注云簡也陳仲魚謂府時人治喪以薄爲道也朱子訓易爲節文習熟必增說無實之義皆未必是也式三謂易坦易也包說爲是老氏墨氏齊死生而治喪皆簡率後人喪中祭奠如吉禮又用僧道顛鈸以喧襍之皆由于坦易也取儉反戚者儉則有不敢越分之心戚則有不忍背死之心是禮中之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古無字作蕪隸變作無經或省作亾或亾借爲無

【集解】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集注】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

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後案】舊說以諸侯亡君指周召共和之類言無君而禮不廢也朱子原道文引經正同以文義繹之程子生爲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冄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攷異洪武正韵曰祿祀山川名經典作旅傳寫誤耳式三案說文無祿字冄古作𠕎隸作冄冄譌作冉

【集解】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冄有弟子冄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

【正義】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冄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禮之罪

【後案】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泰山河海也此魯之望祭及泰山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以泰山在齊魯之界齊亦祀之也季氏欲旅之之者爾雅曰旅陳也陳其所禱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周官之

言旅者不一有言旅上帝與大旅者掌次司尊彝典瑞眡瞭笙師職金所言是也陳用之曰旅非常祭也攷之于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于陳樂而不懸厥樂而不鼓則旅非凶災耶周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用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陳用之曰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以水災言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耳季氏之旅仿諸禮而僭行之拜有不能救者禱祠祈福徼倖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後世封禪供億耗費今日泰山之祀徧天下僭禮者不止季氏往往欲救之而不得也林君復詩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文此處士之卓異者元趙天麟上書言東岳者大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于越邦典瀆亂神明停廢產業耗損食貨亦已甚矣父慕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竭天下之香繼燼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爲幣而爇之知其斷無益矣請自今無令妄費非但巫風寢消抑亦富民一助趙氏之言可謂卓然不惑者矣古今有幾人哉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集解】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

【集注】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發明】季氏觀泰山可以旅事是以非禮者致之故告以神之聰明正直不享非禮使季氏知此事之徒干神怒欲其悟而止也曾乃也義見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集解】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發明】射言爭者、勝負於射分之、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勝者揖不勝者取觶立飲、以此分左賢于右、右賢于左、禮有固然、而大射爲擇士之典、有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之別、有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之別、此勝負之所係尤重矣、或曰、如依禮記射義之言、以射爲黜陟、則大宰大官何以擧厥職乎、曰、不然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的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法然也、豈謂大宰宗伯之身爲貴臣而猶以號脫爲慮也哉、禮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叉申之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說者遂謂列侯發黜由此而輕、此亦非也、尚書大傳諸侯之於天子、三季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益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蓋以不稱禮樂之士、輕薦於王朝、其受讓削

亦宜之不爲諸侯者謂所貢之士不能報諸侯遜舉之恩不能助諸侯益地之慶也爲有報義祭統不求其爲注謂福者爲己之報是也爲有助歎鳧鷖詩福祿來爲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君皆訓助是也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之義如此復何疑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說文作歠从酓从欠

集解 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集注 揖讓而升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發明 王注鄭以飲之升下言射義孔疏同近解依儀禮諸篇以升下飲分三事讀當揖讓句而升下句而飲句據釋文鄭君讀下絶句射義篇釋文亦同是鄭君本分升下飲爲三事也鄭君於射義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此明飲亦揖

議非以經文專指飲言射義孔疏乃以此王注之意申鄭君注疏失之耳禮自司射誘射就上耦出次揖進上射在左並行旋轉當階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凌氏禮經釋例所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自後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凌氏所謂既升堂之後凡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也卒射鄉射南面揖大射北面揖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凌氏所謂射畢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也凡此在初射時未釋獲則無飲禮其再射時升下之禮帥初而自司射命設豐以後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凌氏所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由是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觶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凌氏所謂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也凡再射三射之飲皆如此

【語類】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二句當連讀言射爲爭之所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四句當連讀言有揖讓而爭不失爲君子也此節之文夫子欲以揖讓教天下耳觀於射而知王道之易易亦是揖讓之禮行乎其間聖人之重禮如此後儒解此經者不明斯旨而義遂難通皇疏引李充欒肇范甯之說謂釋者云於射無爭非心所安朱子於或問以程張楊謝周尹說其爭也君子句亦謬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盼作盻者譌繫从丮

【集解】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集注】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按】文成章曰絢見釋文所引鄭君注素以爲絢者既有倩盼之貌又能嫺禮如畫采者得白分布其間乃成章也子夏

於素以為絢之文請詳求實故問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釋文繪本又作績又周官先鄭注引此作繢

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

集注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後案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下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是先布眾色後加素工也鄭君此注本之記注亦引此經鄭據相詶下篇孔注同古義如此說文繪五采繡也鄭引此經以證是許氏叔重解此指刺繡言也今刺畫文當以繢為正字繪為借字矣式三謂刺繡疏紗者先繡華樣後乃於華樣之閒長短繡之以白是刺繡之法固有然者文選景福殿賦云斑閒賦白疏密有章戴東原引之以證是經則畫采之法亦然也惠半農曰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為之介猶五綵之

仁義智信必以禮爲閑又曰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質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又曰太染青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賦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易賁動則賁上白初者賁之始上者賁之終依諸說文之絲白采也非質也古者衣服旂常之繪不必盡用絲質大冕之服用元質所謂元衣纁裳者是惟皮弁用絲質耳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疏】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附案】禮後乎三字句禮字畧逗謂詩言素之後意者禮其發乎繪事後系夫子詆齊繪畫之事實如此子夏既得事實遂知所與之意因言凡人有美貌必加之以禮禮者先王所立之制度品節忠信儀文本末兼具者也後者事不可已而繼之之詞非質爲緩圖也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正此意也疏注以發明詞之非意外觸發也古注之義如此

【附案】又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分禮與忠信爲二而傳以儀文言之輕禮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又云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重禮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言禮中自有忠信無忠信則禮不虛行亦重禮也又俗儒詳言禮此言禮爲後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禮兼忠信節文而言倩盼美貌猶有禮以成之亦重禮也近儒閻用老子之說而傳以儀文爲禮遂啟本末輕重之說申其說者毖云未有禮先有理也信如是則忠信理也本也禮文也末也與禮器之言不大相背謬乎非孔經中固有此言乎經傳中有以儀文言禮者如敬不足而禮有餘哀不足而禮有餘是也有對儀文而言禮者如女叔齊子大叔辨儀之辨是

也若此經及禮器之言自𧫒忠信節文以言禮矣經傳有析言渾言之異讀者所宜詳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王縣野客叢書據禮運以之杞之宋逗文用言字絕句攷異取之然以中庸杞不足徵例之則今讀本通

【集解】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集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後案】徵之訓成見士昏禮鄭注又見禮運注穀梁傳注包與鄭君以徵為成禮於杞宋者經云足則吾能徵是夫子徵

或夏殷之禮則所云不足徵者是夫子不能成其禮于杞宋也采子所徵爲證以經中徵證多通借也杞宋文獻不足不能證所言文獻若足則所言能證之朱子之解義如此也獻訓賢者獻彥之借字也爾雅釋言獻聖也正以釋彥獻之通用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集解】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集注】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

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按孔子國以不欲觀爲逆祀亂昭穆者孔意以閔僖兄弟相繼僭同父子各爲昭穆三傳及國語皆同賈公彥周官家人職疏言兄弟異昭穆徐健庵讀禮通考極稱其說象山姜氏讀左補義主之段氏懋堂文集及說文示部禘字下辨甚詳皆同孔注也魯文公逆祀至定公時已順祀孔注以此指逆祀意謂此言在未順祀之前也昭穆亂于既灌者皇疏云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于地以求神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據皇疏是說灌之後逆列始定也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引此經云灌時禮盛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王注程傳略同此不欲觀之又一說也朱子注又一說孔子國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其實禘祫禮有異有同公羊文公二年傳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指大祫言非禘也玫鄭君禘祫志
其說禘也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
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
奥東面其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
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
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
以下昭主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王西莊曰
祫既合聚昭穆禘爲諦審昭穆公羊傳說祫渼得合聚之義
鄭氏說禘渼得諦審之義

從占又日用人尙奥灌禮特重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
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
用虎彝蜼彝鄭君引先鄭注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則禘之祼
以虎彝蜼彝也明堂位灌用黄目是魯不純用天子禮而用
天子冬烝之斝彝也鄭君謂天地大神至尊不祼玫之于禮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
也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

非用之祼也朱子謂灌在祭始者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灌是灌在九獻之內先儒說九獻之禮灌二獻朝踐禮二獻饋食禮二獻朝獻禮一獻再獻禮兩獻灌在祭之始也凡祭之禮質明而灌謂之晨灌王以鬱鬯授尸尸受之以灌地故又謂之灌尸初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是謂二祼由是而行朝踐之禮于堂以血腥薦於神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三獻后以玉爵酌醍齊以獻尸爲四獻周官所謂朝踐用兩獻尊也由是而行饋食之禮于室進饌薦熟王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后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六獻周官所謂饋獻用兩壺尊也次行朝獻謂尸卒食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以酳尸爲七獻周官所謂朝獻用兩著尊祭統尸飲五鄭君注指爲七獻之事正義謂灌之二獻奠而不飲故七獻尸止飲其五也次行再獻禮王酳尸之後后因饋食之尊以酳尸爲八獻諸臣爲賓者以瑤爵獻尸爲九獻周官所謂兩獻用兩象尊祭統所謂尸飲七者也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祭統所謂尸飲九不在九獻之內陳用之曰行人職上公再祼而祼不在九獻之內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則先儒以祭祀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

舜朝踐用兩尊者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朝踐王獻之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凡饋食王獻之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合之酳尸三爲九獻而加爵不與焉陳氏說九獻不數灌是又一說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解】孔曰荅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注】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餘案】經傳之言禘者不一有專指祭天言者如祭法大傳之禘及國語以禘郊對宗廟烝嘗言者是有專指廟祭言者如

上文禘自既灌而往灌是廟祭中事以禘嘗對郊社言亦指廟祭又左傳所言皆廟禘也經傳凡書烝嘗者攝舉四時之祭言之云禘嘗者舉其大而言之禘行於夏則爲殷祭祫行於秋則爲大嘗亦殷祭也左傳言烝嘗禘於廟者晉三年不祭烝嘗時祭俟禘後乃行也春秋書吉禘是丙祀然天子三年喪畢必得祭於神國語言終王劉歆曰大禘則終王五壹異義曰終禘及郊宗石室是喪畢之禘亦及郊祀也賈逵曰禘大祭也是天神人鬼合言也或人所問未必專指潮禘史記封禪書引此經以證是漢儒以此經爲祭天之禘要之渾儒曰禘禘天禘廟於義皆賅荅以不知者夫子以此有天人感格之道有祖孫彝序之心非盡人所能知故以不知荅之而渾言其義焉孔注獨以掩吾惡爲辭既未是朱子辭不知之荅則得之其申趙說則非也唐制天寶時禘于太清宮以李聃爲始祖所自出趙氏因此有追尊配稷之說至宋王介甫信其說神宗遂因之罷禘享南渡後遵若制朱子因援趙說以入經注矣古無是說也

**後案**　又曰祭法之禘嚳鄭君謂冬至祀天于圜丘配以嚳祭法郊稷大傳之禘推祖所自出鄭君謂夏正祭感生帝于

郊配以稷是冬至孟春之祀天俱稱禘也自王肅始駁鄭君說而趙氏說又汨之經義益不明矣祭法禘在郊上趙氏謂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申趙者謂鄭君讀祭法不熟見禘在郊上遂以圜丘之祭釋之然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諸文皆禘在郊上且與宗廟烝嘗對文趙氏將何以解之鄭君以祭法本于國語展禽之言不從解祭法以爲通趙說求通於祭法而不通於國語其謬一也虞夏非同出黃帝后稷非帝嚳之子蔣濟已有定論申趙說者據詩姜帝嚳後十世而有稷潛夫論稷爲嚳之後嗣而云遠祖亦可追所自出其說似通然祭法言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祇以五帝配天實非追所自出國語實云商人禘舜商一代之祀或嚳或舜不妨更制如必謂追祀所自出禘舜又何以解之其謬二也以圜丘之祀不可配嚳而必配稷於經無所証注說亦無所見趙氏以意言之不知嚳之配天理未必悖如嚳既廟祭不爲立廟而屈尊就卑以稷廟享之於理未合其謬三也王制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持之文相合趙氏於此自知其不能通云凡禘皆及五帝如太皞等以其功高歷代光於四郊以祭之猶予天帝牛不得不與前既駁鄭君混禘於郊此又與所敬之說自相伐其謬四也以稷之所自出爲帝嚳因以周公之所自出爲文王此趙氏之臆說萬氏季野質疑顧氏春秋大事表廟其無稽之談常矣而尤有不可不辨者成王賜魯重祭此用禘祭之邊豆樂舞以尊周公倫魯祭文王乘於諸侯不祖天子之義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應如是之悖其謬五也趙氏曰夫子不欲廟君之惡便云不知述禮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如指諸掌此不達聖人掩君之惡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亦儀表中一事何能治國式三謂趙氏所集春秋纂例好攻三傳自立臆說至論禘之禮又歷指左傳所云烝嘗禘于廟及寡君未禘祀之文以爲左氏之妄并徧載禮記春禘夏禘等文爲徒據春秋經文以附會之指擊諸經傳既爲縱肆之極至此經天下示掌之文與禮器居篇中庸篇相符正可知禘義閎深非或人所能見及而趙氏亦一衆庶之敢毀經典彼無忌憚其謬六也蓋趙說之謬如此

【案】又曰鄭君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配以嚳夏正祭感生帝于郊配以稷自王肅等說以圜丘卽郊不分冊祭昊天與感生帝非兩祀又以稷爲嫄指嚳祀諸說旣勝鄭君說黜矣鄭君禘嚳之說非篤所言巳明鄭君言冬至祀天夏正祀帝雖力攻鄭君說者不能合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陳用之猶參鄭君說也陳氏曰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掌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信如是則天帝不一祀五帝非五人帝巳明矣而諸儒不信鄭君說者以夏正之郊特爲祈穀上帝之郊特以感生帝之名爲疑耳靈威仰赤熛怒之名出於緯書或無以取信後人而感生帝卽所出帝稱人主曰天子而人不疑稱天曰感生帝曰自出帝則疑之知二五而不知十矣顧震滄曰稷契皆無父而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卽感生帝也任釣臺曰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故詩止言姜嫄周禮享先妣不及高辛甚明非高辛後人之生始以氣化後以形化后稷有母而無父受氣於天成形于母故周禘所自出金輔之曰生民

之詩曰帝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如依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帝配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解異下經言實之隘巷平林不大遠于事情乎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故享之也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顧氏任氏金氏諸儒之釋感生帝者如此後人皆以此禮不可以爲典常而疑之式三謂周有后稷之異祥殊緣義起後世始祖無異祥禮或以義止且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鄭君駁之云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皆偏見之言依鄭君此言則王者之始祖有父亦可舉感生帝之祀矣王者受命於天因傳天爲自出之帝行之後世以爲常典亦無不可況周之始祖后稷無父而生舉感生帝之祀於義尤爲可通此顧氏任氏金氏諸儒申鄭君說之確然可信也獨怪顧震滄既申鄭君說而又謂祭感生帝于廟遂使駁之者謂天神不可以廟祀也任釣臺謂嚳所自出于廟無主虛位而東向以爲天也可以爲祖也可是亦臆突之見也金輔之謂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此說雖異於鄭君之郊特牲注於理自通金氏又以周人所祖文武祖所自出爲

后稷大傳與喪服小記言其祖所自出爲宗廟之祭此於經亦不可盡通禮郊特牲言帝牛稷牛之所以別事天神人鬼而即繼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據此二文則大傳言祭其祖所自出而以祖配配者后稷也所自出者天也儀禮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文與大傳同則大傳言祖所自出祖指始祖后稷而言不可指爲文武漢書韋元成傳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議在緯書未出之前并韋元成及博士等四十四人之議鄭君說本之後之言禘者合鄭君所引緯書靈威仰之名而從其自出帝之說亦無不可天生后稷以樹藝教民周人祀所自出因以所穀二者固一禮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鄭君謂禘祀文王於明堂此說亦有所本書受終于文祖據史記文祖即明堂馬融注云文祖天也正同司馬遷之說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鄭君本之於堯典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於洛誥注亦以文祖爲明堂於詩序箋以禘太祖爲禘文王於明堂其義正同以禘爲大祭之統名也說經者豈必拘

守鄭君學但求異于鄭君說者往往不可通于經則知從鄭君說之爲得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神示申从曰不从日

【集解】孔曰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謂祭百神也

【集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後案】祭統曰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然則祭而不誠皆疑於其義者耳惟聖人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或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下逮蜡之迎猫迎虎饗農及郵表畷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于分之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也聖人之知其說而將之以敬也正與上章互相發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集解】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集注】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无其誠則无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餘論】韓子讀墨子篇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氏注言祭如不祭吾所不與與許也如此句讀解義皆異亦一說也筆解云魯逆祀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此又一別說殆不可從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奧依說文作𢍏从宀从𢍏）

【集解】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集注】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

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
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
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
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後案媚于奧謂媚竈神于奧媚之緩也媚于竈謂媚竈神于
竈媚之急也古五祀之禮如祀戶祀中霤先祭于廟內戶中
霤再祭于廟室之奧若祀竈祀行祀門先祭于廟門外再祭
于廟門之室之奧祭竈在廟門外者少牢及特牲禮竈皆在
廟門外之東宗廟爨在此也故祭竈之禮先設席于門室
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其祭之也先於竈行降神之禮祭肉
祭醴祭黍稷而已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
奧之筵此是祭禮之盛在于奧也賈之語以初祭於竈而不
親媚俟後祭於奧媚亦無益喻人初挨權要當急款其媚也
何解以奧喻近臣竈喻執政皇侃引樂肇說以賈自周出仕
衛奧比周竈比衛朱子以奧喻君竈喻權臣諸說不同其以
奧竈喻朋類人則同也顧氏日知錄曰奧何神哉如祀竈則
迎尸而祭于奧此即竈之神矣析而二之未合語意顧氏此
說甚愜顧氏以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于朝廷之上不

若遂媚乎燕退之時與衆

朝廷寵媚燕昵別一般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罪當作辠）

【白文】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

曰如獲罪于天無所禱于衆神

【朱註】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于天矣豈媚于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于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餘論】天者蒼蒼之表尊主威福者也既有天譴與得禱免之路言世見媚竈之無益耳韓子之闢佛也曰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敎以求福利也且彼佛者果何人哉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韓子言天以廟媚佛與夫子言天以廟媚竈語意相似故曰天者蒼蒼

之表媚主威嚴者也集解以天喻君固非語意朱子訓天為理謂天不外于理則可謂天即理則語未瑩錢竹汀言之據或問引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胡說指心為理指理為天尤失之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汗簡引作戫說文戫字之省

【集解】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集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愚案】文謂禮文也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也漢書禮樂志周監于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漢石經及皇邢疏本作太翟氏灝釋文有音泰之釋舊本當作大字鄭說文作郰

【集解】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集注】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考證】邢疏曰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為鄹人之子左傳成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閻百詩釋鄹人之子少賤時始仕之稱即指孔子年二十為委吏二十一為乘田吏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胞者肉吏之賤翟者樂吏之賤閽者守門之賤皆以有事宗廟尸以其餘

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槀田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者也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閻說亦一義閻氏又據顧麟士說以爲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周官大史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集解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集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

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發疏】皮侯也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不用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侯大射之侯棲皮爲鵠故謂侯爲皮也主皮者鵠以中侯爲主也馬注云射有五善本周官鄉大夫職鄭君於周官注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鄭君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鄭君分別禮射主皮射之不同說與馬氏合以主於獲釋經主皮之義尤明鄉射記又曰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君無注賈疏亦簡式三累禮有三射初射不釋獲再射不貫不釋三射不鼓不釋凡主皮之射能中的者又射不中的者遂黜之而不復射是鵠以中的爲重也禮射時有再射之不貫不釋亦兼重中的然再射之勝與不勝者皆資于三射其三射時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卽不中的無罰故曰禮射不主皮左氏襄公十四年傳庾公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爲戮射而禮乎注曰禮

射不求中也爲力馬注云爲力役之事爲用也不同科如公旬有三日二日一日之科用民之力取其寬而任之者輕也程伊川子主皮說同馬鄭以力爲工力云工力非一端苟有可服不必同科此別一說之可存者也朱子注以主皮爲貫革之射鄭司農曰樂記言散軍郊射貫革之射息如主皮即貫革鄉大夫何以詢衆庶哉式三案周官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弓人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革旅之行自有貫革之射朱子說亦備一義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金氏攷證曰餼本作氣俗加食式三謂金說與許氏說文合自後人以氣爲气別作餼字

集解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集注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
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後案鄭君注牲生曰餼據皇疏當作牲腥曰餼詩箋云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餼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今鄭君云牲生曰餼者對饔言之腥生當得通名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腥送故變之生養則何以變之此皇疏之義是也牲用羊者據玉藻注天子用牛諸侯用羊鄭君此章注亦有天子用牛之文見玉藻孔疏而何氏則之也鄭君云每月告朔于廟者春官大史職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據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是天子聽于明堂而諸侯在廟也鄭君云有祭謂之朝享者參孔賈諸䟽攷之先告朔後朝廟本是二禮每月以朔告於神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謂之告朔此章言告朔是也告朔時君必入廟視之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傳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所言聽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告朔告月視朔聽朔是爲一禮矣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文公六年不告月猶朝於

廟是也周官又謂之朝享司尊彝云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在太廟朝享及皇考以下三廟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傳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朝享朝廟朝正月祭是又一禮鄭君於此兼言之非正義也鄭君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春秋經文公十六年夏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穀梁傳言公厭政巳甚其義亦同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集解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集注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發明】告朔非特奉正朔也觀呂氏月令敬天地薦祖宗勸民事盡物性諸大綱可畧見焉况周先王之所頒王政有不備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註】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集說】黃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附案】何氏小山云此泛論非自言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

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呂氏語未瑩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

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
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按】關雎之詩后妃求淑女而作也變詩之作淫而傷之以
傷者蓋妻之屬或毋出淑女之不賢求耳方其色升愛選縱
欲適情淫孰甚焉淫之始即傷之漸驟至傾城覆國非細故
也關雎言淑女好逑樂以鍾鼓而非淫求以寤寐而非傷蓋
樂不在得賢則淫矣在得賢則樂耳哀在不得進賢則傷矣
未得賢則哀耳序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言淑
女不得其賢而其志卒遂非如變詩之作傷有美一人而有
涕泗滂沱之歎也李安溪曰關雎疑非宮人之詩乃是后妃
所自作古者外朝宮中皆有職女職如妃嬪世婦御妻之類
是也后妃思得賢女職以自助而成君子至于形為寤寐反
側之憂樂以琴瑟鍾鼓之盛非盛德能若是乎李氏說近之
矣亦本於詩序傳箋也三家詩說則云周衰康王晏起畢公
乃作詩以諷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儒林傳序漢書杜欽傳
注後漢書楊賜傳注馮衍傳注揚子法言孝至篇初學記諸
書衣賦先儒謂依三家詩說有乖于不淫不傷之義況周公
定禮樂以關雎諸篇用之鄉飲酒諸禮豈待康王時始作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問社鄭君本作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周本皆作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作社今本从古論也栗依說文作㮚古文作𠧪从卤从二卤卤今之西字

**孔注**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集注**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歟

**後案** 問社亦作問主依義當作問社主始備夏伯氏者國語周語伯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是夏爲有天下之號實即姒氏也松柏栗社之主也邢疏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于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

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邢氏此說甚分明公羊文公二年傳何注引此經號曰論語鄭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古語與邢疏合據禮祭法正義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今論語說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氏從周禮說以論語所云爲社主鄭與許同故無駁然則哀公所問宰我所荅其爲社主無疑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凭依如今神樹之類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以自託也熏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此正樹木爲主之證後世宋之櫟社豐之枌榆社皆以樹名周官所謂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合觀諸經傳各說問社主而荅以所宜木辭固不謬特使民戰栗之說非經旨耳周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鄭君注曰社之主蓋以石爲之唐武后時東都置大社問禮官博士社主之制張齊賢等議曰

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呂氏春秋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大社石主其來尚矣張氏等共議引錢分羽志謂大夫以下之社祇有木爲主天子諸侯之社既樹木又爲石主以棲其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是社必立主之證或以社壇而不屋爲主無所藏之不知古者藏主於石函函中有筒以藏主左傳昭公十八年哀公十六年杜注以祏爲藏主石函社主可知又莊公十四年傳典司宗祏注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函釋文云藏主石函石函其即石室歟說文祏字下云周禮有郊宗石室五經異義稱禘及郊宗石室是石室者無廟之主所由藏也

【後案】又曰哀公四年亳社災後儒因此謂公遇災而懼故有此問或以社木盡於火欲求木以植之皆以意言之也蘇子由古史以哀公欲去三桓問宰各爲隱語此尤不經之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从丁遂彖豕从八咎从人各

【集解】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愼其後也

【集注】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其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後案】陸稼書曰戰栗一言遂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之後此申韓之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而然然其效論亦可覩矣夫子痛責宰我其防微杜漸之慮至深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集解】言其器量小也

【集注】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於王道。

〔發明〕史記管仲傳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故子法言先知篇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朱子言不能正身修德致主王道、正史記法言之意也、金吉甫謂管仲急急于近功後效王道恐其難成判斷不爲管仲始與桓公講論治國不公辟以己之奢淫仲謂皆不害霸負才急於自見恐君不見用曲意至此其後奢僭是自恃功業致謗譏而不自知

或曰管仲儉乎

〔集解〕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

〔集注〕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集解〕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集注】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後案】國策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包注據之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注據之家東發先生曰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抗董蒲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詩衛宣公築新臺要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纂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皆其據也官事不攝注以家臣備職爲譏禮運曰大夫具官是爲亂國注所本也然以官制攷之王朝亦有兼攝之官初不虛糜祿養也詳見葉氏禮經會元

然則管仲知禮乎

集解 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也

集注 或人疑不儉爲知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門篆从二戶作門兩冊之俗字

集疏 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

集注 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閒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

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
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
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
歸反坫桓公內嬖大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
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
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
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
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
則不悟其
小宜矣
【餘論】鄭君於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
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郭氏於爾雅屏謂之樹
注曰小牆當門中又鄭君於季氏篇蕭牆注云蕭之言肅也
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蕭牆然則樹塞門
者謂以牆爲屏也皇疏謂古屏以土爲之未必如後世用板
荀子曰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後漢
書齊武王縯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障者何以自障也示

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是屏之設非苟爲而已也陳用之曰塞門旅樹當道而設屏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內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諸屏不同處皆以土爲之

後案 又曰郊特牲孔疏曰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閒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于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閒故其坫在兩楹閒陳用之曰坫者以土爲之其別有四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于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禮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旣夕禮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陳氏說四坫分明其四坫所設之處反爵之坫在兩楹閒奠圭之坫在堂下庋食之坫在房中堂隅之坫近奧者謂之西坫近窔者謂之東坫用上全氏辨之較陳氏爲明確逸周書作雒篇咸有四阿反坫注反坫外向室也家東發先生據此謂如院司臺

門內立土牆之例觀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經其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此別一說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皦从魚从白自古自字

【集解】大師樂官名始作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和諧也皦如言其音節分明也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于翕如而成于三者也

【集註】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發明 據鄭君注始作翕如謂金奏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八音皆作也純如咸人之貌皦如使清別之皃繹如志意條達之貌鄭君意以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皆從聽樂之人言也式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貌說文翕起也玉篇翕合也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舉也皦者玉石之白甚明也純者不雜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設喻之辭故四言如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集解 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

【集注】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考證】注以儀爲衛邑者閻氏釋地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址在今開封府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里也云封人掌封疆之官者封人官名見地官其官先世已有之故堯時有祝三多之華封人見莊子左氏隱公元年傳鄭有潁谷封人考叔桓公十年有祭封人仲足文公十四年宋有蕭封人高哀昭公元年蔡有郹陽封人二十一年宋有呂封人華豹皆職之見于左傳者恐孔注云德之喪亡朱子云失位者劉氏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是時仲尼去魯司寇大夫故云喪也閻氏曰孔子五至衛此爲第一次去魯司寇而適衛也鐸大鈴也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

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摝鐸黄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又左傳引夏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即漢書食貨志所謂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民木鐸者謂使之上宣政教下通民情也然封人之言卒不驗者封人言天道之常亘變者不得知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解】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集注】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附錄】皇疏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无惡故曰盡善也天下

梁武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也皇疏申孔注如此董子繁露曰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又董子對策兩引此章亦謂舜受堯禪而承紂後所遇之時不同正與孔注符太平御覽引鄭君此注云又盡善謂太平也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詩芣苢疏亦同禮樂記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干戚之舞非備樂故鄭君注云樂以文德爲備又引此經以證正義云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可以補孔注之所未備

【餘論】又曰顧氏日知錄曰觀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孟子云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史記封禪書云天下未寧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顧氏以治功論樂與鄭君注合而又引劉汝佳說以揖讓征伐與性之反之皆不足以爲樂之異其實未盡善也式三謂武始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而南皆象伐紂之功此其

焉樂總干山立發揚蹈厲久立于綴豈能及遲淹之事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暮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虞帝闢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功成于九欒奏九成武又安能及此樂配曰時與事並名與功偕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illegible] 居上主于悉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子以恳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里仁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後漢書及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此文擇作宅鄭君注以求訓擇是作擇也

【集解】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求是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集注】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後案】仁者親睦慈厚之謂周官云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是睦稼書所謂情誼相周恤風俗知孝弟也擇里必居此不徒全生正以輔仁也睦子靜曰

仁也者固人所自爲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共進於仁與一二人共進於仁孰若與衆人共進於仁與衆人共進於仁則浸灌薰陶之厚規切摩厲之益與獨爲之者大不相侔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長依說文當作镸上从倒人

集解孔曰不可久約久約久困則爲非也不可長樂必驕佚也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集注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雖深淺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

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後案 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利仁者非安非勉強謂明乎仁道而顯違之也與中庸利而行之義相同陳君舉曰利者無往而不宜之謂順而行之則無滯礙也易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繫心謝氏言智者無所得於仁失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集解 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也

集注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後案 仁者之所好惟仁所惡惟不仁仁具于已而值人之仁不仁稱量而施亦如心以出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集解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集注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後案 克伐怨欲之不行而未盡仁遏其流也志仁無惡淸其源也克伐怨欲之心隨遏隨起惟行仁之心無閒斷而諸惡自去矣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不然如虛器投水水自然入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攷異引毛氏辨惑云下不以其道不字非衍卽誤此臆說

集解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

可違而去之

集註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去貧賤而圖富貴好惡恣於己欺忍施於人仁心之去自此始君子之仁能節其欲惡之心也或曰欲富貴惡貧賤一心也仁一心也斯君子有人心道心之分乎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言人之心能危懼而道之在心者精也僞尚書文本荀子解蔽不審荀子原文而謂君子有二心失之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次正字作趀 顛沛正字作

躓跋見說

文段注

【注】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補】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案】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顛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閒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此造次顛沛以事變危急言也後漢書崔駰傳駰子瑗以事繫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此以顛沛爲危時也朱子以造次顛沛指存養言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存養此專以靜寂無事之時言也式三謂造次顛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閒亦該動靜言也程易疇曰

人動多靜少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王白田謂朱子晚年之學言主敬不言主靜言仁者何取好談靜存援入虛無哉且言靜存者謂戒愼於未行事之時則可謂存養於心中無一事之時則是屏事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而謂仁在是矣可乎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仁者惡不仁者上者字漢石經本無見洪氏隸釋矣作也見三國志顧雍傳注

【集解】孔曰無以尚之難復加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

【集注】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

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後案】好惡拯是一人何分優劣孔注失之式三謂人已之交能使生生之道相貫徹者無加於仁五常以仁爲首求仁者所以好之爲也爲仁則惟恐欺忍之心有以閒之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此惡不仁之實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集解】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

【集注】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後案】經云我欲仁仁斯至矣言人有志於仁仁自此行經云爲仁由己言仁本於己詳見各篇注云爲仁在己欲之則是沿邪疏而語捷也式三謂人誰無惻隱之心而必充此心以用其力不用力者或諉器重道遠才力有所未逮然殫其堅

貞之力而仁之量全矣故曰未見力不足也觀從井救人博施濟衆之苦爲仁者不強於力之所不能爲嘗篤於力之所能爲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集解】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集注】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力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徵案】既云未見力不足者又云蓋有之矣仁之器重道遠施濟立達之難閒造次顛沛之難持終食閒之暫之難密未敢謂才力之易逮也又云我未之見者人必用力始見力之不足而人固不用力也夫子所以歎未見也孔注以有之指用

力者言

別一義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後漢書吳祐傳引此仁作人

【集解】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得其所則爲仁矣

【集注】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或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後案】孔注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釋各於其黨也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釋觀過也使賢愚各得其所釋仁也由恕過而知其仁也漢書外戚傳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顏注云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皇疏引殷仲堪說云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容非是程子

所本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依說文作𣍋从倝从舟隸省作朝矣漢石經作也見隸釋

【集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集注】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謹案】依何解年已垂暮道猶不行心甚不慰也治而死乃無憾也依朱子說欲老將死而昧於道之不可也學不加進而年數不足將無所聞而遂死焉可惕也朝聞道夕死五字句可矣句可者可聞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注】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

與識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莫从辟

集注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閒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補正 邢本無注皇本有注未明陸氏釋文引范氏甯注適莫猶厚薄也邢疏云適厚也莫薄也本范氏說皇疏引范說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鄭君本適作敵莫讀爲慕無敵無慕無所貪慕也見釋文鄭君說如此者古敵字多作適說見惠氏九經古義鄭君與范說相反其主待人言則同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後漢書劉梁傳和同論曰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是以君子之

於事無適無莫必考之於義焉李固子燮傳時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三國志魏陳羣傳君子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琬傳吳顧雍傳用言心無適莫皆指待人言古經說如此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荆小人懷惠荆舊作刑今正漢石經作荆見隸釋

【集解】孔曰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荆安於法也包曰惠恩惠也

【集注】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荆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後案】懷德有所得之道而不失也懷土有所戀之地而不遷也懷土孔鄭重遷漢時師說如此見於史記漢書者此義甚多漢書貢禹傳引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韋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又敘傳班彪王命論以高

祖諸人而都關中而云斷讞土之情皆引經之明證者也懷刑者不忿不忘率由舊章兢兢焉恐渝先王之法度也漢書霍金同傳金翁叔敬謹有法度霍子孟家有盈溢之欲以取顛覆是勲臣不可不懷刑也後漢黨錮禍起申屠蟠獨擯見幾之譽則歎濁揚清之士不可不懷刑也薛敬軒言律是八分書爲政以法律爲師既知律己又可治人賀[illegible]敬言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擢提京輿責狀何辭以對擇禍莫如正以此拒還撫之請呂叔簡拒權璫言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凡此皆得懷刑之道者講家好作高論輕說懷刑非經指也[illegible]惠者求人惠己也若父師忠孝之迹希圖寵倖於將來報故值貴顯之時索報恩情於舊日凡此懷惠之人一不遂其[illegible]而有悻悻怒者極而言之壟斷之私墦間之乞於世俗長[illegible]客之流於平日無交知之素亦有望叨一惠者矣講家泛指懷利非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illegible]】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集注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後案說文放本訓逐驅逐追逐皆爲放放利即逐利也放縱放恣之義亦從放逐引伸今讀去聲依放之放今讀上聲或作仿字古無是分別也多怨謂人惡其專利也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人各歸怨利轉爲害自罹己之得利者務不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集解何有者言不難也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集注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後案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上鄧太后疏又劉愷傳賈逵上書並引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經文當稱於從政三字舊或以讓字絶句則下句禮讓爲國四字連讀文不一例今讀以乎字絶句文亦不順也於從政乎何有言行禮之

教化不難也如禮何歎其難行禮教也何有不難之辭後漢書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也如何難辭也後案又曰荀子彊國篇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又修身篇曰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飲食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荀子之言甚備此經言禮讓心氣溫和言辭遜順威儀揖節表裡相應而見所指亦略備近解轉庳繁文縟節者重言讓而輕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患所以立潜夫論忠貴篇作患己不立

集解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集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後案位之所以立上則經天緯地下則移風易俗固難也事無不可對人言乃傳可知否則屋漏之愧惟恐十目十手之

指親者則可知雖士君子行事非徒取信一時必使百世俟聖而不惑以此言可知則尤難左傳載狼瞫之言曰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此雖怒言實爲至言人有所學不全而見黜者非人之不知我乃人之知我也然則學者能返己自問其自治不暇也明矣此經指也謝顯道疑此經非聖人之至論駁誚者謂聖人就名利以誘人式三宗禮言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是忘名也孟子言舜傳後世而身憂鄉人是名未嘗忘也是以君子之論名曰實至則名必歸也曰用功深而收名遠也名亦徐聽其自至而已避名與急求名皆僞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依說文當作曑

[illegible] 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illegible]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後案】一者總詞道散見於天下而人己內外之交有可總以貫之者故曰一以貫之下文所言忠恕是也先儒求於忠恕之外而謂自有一道者或以天言或以心言或以性言或以理言或以仁言或以誠言或以格致言戴東原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辭說失之矣阮芸臺曰貫行也事也經中用一貫字與仍舊貫皆當訓行事也亦備一義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發明】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後案】夫子言一貫渾舉其義門人問何謂請詳事實也曾子言忠恕指事實之要也忠恕而已矣與辭達而已矣句法正同已止也謂道盡於此也曾子省其不忠孟子言自反有禮而仁而猶曰我必不忠可見古人論忠之精恕者夫子所謂終身可行大學論治國戒以藏身不恕其論平天下也絜矩之道不外於恕孟子言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以一人之心能容天下之衆善恕爲之也顧亭林曰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式三謂渾全無偏至誠無息安而行之以造其極者聖人之忠恕也未免偏倚未免閒斷勉彊行之未造其極者賢人之忠恕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皆與聖人之忠恕有別者也注所引程子說直言忠恕是也

【劉】當又曰程子重言忠恕是矣其云忠者天道恕者人道申其說者多支離辟矣朱子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是疑忠恕不足以盡聖人而申之者尤謬家東發先生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巽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不若平心秖味本文也式三謂東發先生謹守朱子之學而其說如此學者宜從之朱子文集中有荅范直閣書云忠恕正曾子見及處門人有問則亦以所見諭之而已如近世儒者之說則道有二致矣非也朱子此書亦是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解】孔曰喻猶曉也。

【集注】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

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舍生而取義哉其所欲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疏】義者通行咸宜能去人之害者也利者一端所得而有害于事者也周官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作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仁義字本作誼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此義之本訓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者配義而無餒失義而羞惡以此見義非外鑠也禮經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韓子以聖人教民相生相養之道爲仁義而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故用無不宜之謂義本訓如此易言利貞利用利涉言利始於此夫子於易云利者義之和見古之言利者皆和義爲利俾之有利無害後人止爲一身一事一時之利此利而害即在彼梁惠王宋牼之言利記者以例不詳錄然梁惠王曰利吾國必將言利己忍其害之害於人而孟子言其害於己宋牼不言秦民伐鄰之非仁義使秦楚息戰求利不外禁潰故暫而不絶其計利圖害之心孟子於是言利中之實利與害相因孔孟之罕言利者以此董子繁露曰義之養

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皆忘義而殉利以敗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物之小者易知大者難見而義之於人大矣固其所難也董子之言如此正諭義喻利之辨也董子對易王之問五霸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義外之利參以害道外之功不敢過正戒其越遵義而近儒謂道義中之功效君子不險及非董子意也謂小人能驗道義之功效尤非董子意也或曰注中以舍生取義言何以解之曰孟子言守義當堅百非高言義也荀子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養生之謂義也出死之謂節也淮南子繆稱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覆按〕又曰張敬夫義利辨云無所為而為之之謂義有所為而為之之謂之利陸子靜謂人之從事於利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朱子嘗稱二說意各有所指也後儒據陸氏更歷多講習熟之言遂謂小人能識夫利害得失之大且遠而不言義中之害矣據張氏無所為而為之言而謂言大學以義為利之情則成敗利鈍窮為人欲必使為君子者冥

情而行不精求夫成敗利鈍之由而義無實用矣近有解此經者云天下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實爲害利者彼知如是則利不如是則害其隱微之地不計天理之是非而計人事之利害此說既行君子小人之辨不明義與利之辨亦不明分人情與天理爲二而言之悖謬至此者以冥情爲義不思義之所由名以小人貪獲大利不思利此即害彼目非盡朱子之意也朱子答江元適書云後人不知義之所以爲義説矣其名因昧其實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精義者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其答張敬夫書云易無非言吉凶禍福書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禍福壽考之盛人自以私心計之即以爲利耳自無所爲而爲之說起言義者不敢推驗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懽忻鼓舞之慕哉而矯其說者沿陳同甫義利互用之說抑又顯與經乖矣合而言之其不知義利則均也詳見功利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集解 包曰思齊思與賢者等也

集注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後案 賢不賢兼古人說儒者讀書稽古見聖賢之德業而思副其願見小人之行事而返己求過是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集解 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而遂己之諫也

集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後案 幾諫者微所謂違者而不爭辯也勞而不怨者熟諫而不怨也皇疏曰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呂伯恭曰救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即形神俱瘁亦不敢怨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

正救何怨也王伯申云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慱慱勞心草草之類皆謂憂也素冠傳慱慱憂勞也巷伯篇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孟子萬章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對王說亦備一義邪

疏勞訓撻辱不可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解** 鄭曰方猶常也

**集注**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後案** 遠遊固不可近遊亦有常所曲禮云所遊必有常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鄭君訓方爲常本曲禮又晉語曾方定物注曰方常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解 鄭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集注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後案 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集解 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集注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皇本出上有妄字依包注或本有妄字

集解 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身行之將不及也

集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集解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無憂患

集注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也

餘論約訓儉對奢言之見漢書外戚傳後漢書虞延傳王暢傳及三國志劉表傳注漢師說如此朱子語錄以爲約禮之約云凡人須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注中謝氏言約心尹氏言約事又一義也朱子注取謝說言事無大小皆返之於心而有所檢束有所歸宿日近中謝者或失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解】包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而行欲疾

【集注】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後案】皇疏敏疾速也與訥之訓遲鈍相對近解敏訓不惰失之注胡氏語當刪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依說文當作鄰

【集解】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集注】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後案】說苑復恩篇引此經而申之曰施德者貴不德受德者尚必報是德爲恩德之德別一義也集注云德以類應言修德之士互相感召也後世大儒有躬踐仁義可爲模楷者有風鑒人倫可偁定評者有抱殘守缺研窮古制之因革辨析習俗之是非而人翕然從之者猶是古師儒以道得民以賢得民之遺意也蘊氏族譜亭記曰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

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怨於其門鄉有序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其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集解】孔曰數謂速數之數也

【集注】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別解】事君句朋友句數略逗連下讀數注訓速數卽迫促之意言事以和緩爲貴撥亂而反之正相觀而摩以善皆非可以驟期爾雅釋詁數疾也曾子問不知其己之遲數注數讀爲速禮曾子立事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爲促速皆與此注同李氏箋解以數爲頻數之數邪疏以瀆代數本之釋文引鄭君說數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此又一

說

子以同校字